星星划过紫阳的夜空

——深切缅怀张宣强先生

叶松铖

宣强老师走了，这个骤然而来的消息让我震惊之余，继而是阵阵难以抑制的悲痛。其实，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得知老师患病住院，但我依然侥幸地认为，死亡固然是每个人的最终结局，但有时候它也是一段漫长的路程。也许老师距离那段路程还远着……我的一厢情愿代替不了那张黑色的通知书，噩耗还是不期而至，先生走了，2024年10月4日晚：星星划过紫阳文坛的夜空……

一

与宣强老师相知相识四十余年，他视我为知己，我视他为师长。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已是名满陕南的作家了，他当时在县文化馆主持编辑油印刊物《山花》，记得我那时高中刚毕业，正赶上农村包产到户，于是心血来潮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换地》，斗胆寄给了《山花》。没过多久，收到宣强老师的信和《山花》杂志，老师在信中肯定了这篇小说，同时还说了一番勉励的话，信虽说只有半页纸，却让我着实激动了好几天。

算起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……后来，我忙于生计，某一天在《安康日报》香溪副刊，看到老师的一篇散文《吃马桑泡儿的学问》，一口气读完后，觉得不错，文字朴实简洁，于浅白中道出了人生的哲理，于是，伏在桌上，一挥而就写了千多字的评论，题目叫《做人的学问》，寄给当时《安康日报》香溪副刊编辑老师，大约一周以后，稿子就刊用了。宣强老师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抬头称我为“尊敬的某某先生”，大约他已经忘记当年给他投稿的那位懵懂少年，信中的他低调而又谦逊，认为我对这篇散文内涵的揭示是准确的，评到了实质上，点中穴位，对他也很有启发。

与这封信一同寄来的还有他刚出版的散文集《村野随笔》。后来，他的长篇小说《美女晒羞》出版，他也在第一时间题签赠送我……就这么一来二去，我们成了真正的“熟人”。

我到紫阳县城出差，也会抽空儿去拜访他，一边喝着清茶，一边与他闲谝，无拘无束。在我心目中，老师其实是个内秀的人，他不属于口若悬河的那类，有时甚至略显木讷。但我们之间却很投缘，交谈总能往彼此的心灵上靠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：“文字是写给懂你的人看的，就拿我写的歌词来说，为啥只有陈碧珊才能谱出音乐的效果，就因为他懂我，他的曲子一出来，我就觉得是我需要的那个调调，仿佛我的词就是为他的曲而准备的……”

二

2000年后，我调到县城工作。不久，宣强老师也从县级领导职位退下来了。我们的来往渐渐频繁起来，他只要到县委大院来办事，一定会到我的办公室小坐，喝一杯清茶。这时，他会告诉我最近在读什么书、写什么文章，甚至有什么新的构思，一切和盘托出，丝毫没有师长的架子。这种忘年交般的情谊，使我们之间摆脱了人生的俗礼……2007年县委宣传部准备出一套紫阳文化丛书，宣强老师的书稿也在计划之列。某天，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，自己有三部书稿，这次只能先出版散文集，其他两部待以后有机会再出版。走时，他将三部书稿留下来，说请我替他把把关，其中散文集和诗歌集还要请我作序……我乍然一惊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我说，帮您看一看，找找错别字是可以的，写序之类，我人微言轻，实在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最好还是请一位大家作序的好！他摆摆手说，哪有那么多臭讲究，我的文字你懂，你写的一定是我心里想说的，别推辞了！我为此纠结了许久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任务。2008年上半年，他的散文集《绿野之约》出版，2012年底，他的民歌文化研究随笔《唱歌的土地》出版，2020年6月，他的诗歌集《山水味道》出版，至此三部文集依次面世。我的两篇序有幸忝列其中。戴承元教授在《唱歌的土地》的序言中曾写道：“宣强先生不仅是作家、学者，更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守望者与创造者。张先生写小说、写诗歌、写散文，皆超逸而有灵性，他是安康本土较早对外释放出重要影响的作家。”这个评价准确而且中肯，尤其是“文化的守望者”用在宣强老师身上，那是再贴切不过的。

与老师交往日多，愈觉得老师具有典型的文化人的品性，他虽名重一时，但却从不张扬，就像清水塘里默默盛开的莲花，独守着一方难得的宁静。有人说，倘若宣强老师走出紫阳，他的成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。言下之意，是环境把他限制了，是俗事把他拖累了……

记得一年前，作家杜光辉有一次与我电话聊天，曾专门提及宣强老师。他说，20世纪70年代，张先生就已经很有名气了，我去拜访他多次，当时，想把他调到铁路局从事专业创作，事情基本弄成了，但他却犹豫了，最终放弃。我曾就这件事向张老师求证过，他没有否认，说确实有个叫杜光辉的年轻人，帮他联系过调动的事。为什么没有去呢，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我这人有很重的恋土情结，遇事下不了决断，拖拖拉拉，瞻前顾后，这是性格使然，没法子。那几年要我去的单位不少，即是去西安也不是啥难事，可临了我还是退缩了，一句话舍不得这一方水土……”“舍不得”使他留在了紫阳，这是不是紫阳的幸事？其实已经用不着再回答了，如果单就个人的前途来说，确有诸多遗憾的地方。然而“舍不得”却让他扎下了根，他的奉献和牺牲，其实恰是他最大的收获、最大的拥有，当然，也是他最大的快乐！

三

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那几年，我以为是宣强老师极其顺心、自在的时光，文化人的天性完全得到了彰显。那段日子，他面庞红润，精神矍铄，各种文化活动应接不暇，但他从不推辞，态度谦和，每请必到。有时，也会被外县同行请去写歌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为此，他曾戏谑地对我说，退二线了反倒比工作那会儿还忙，我笑着说，这恐怕才是一个文化人该干的事情……

2009年初秋，在汉阴县挂职的作家方英文来紫阳。那天好像是周末，宣强老师打电话给我，说，方英文先生来紫阳了，他可能逗留一天，我们一块陪他玩一玩、耍一耍，其他人就不告诉了。结束时却又叮咛一句，来时别忘了叫上友彬（犁航）……那个秋天我正在编撰紫阳县组织史第四卷，人很自由，时间也相对宽松。接到电话自然是一番欣喜，立马通知友彬，双双赶到方老师下榻的酒店。进屋免不了一阵寒暄，当然还有一些仰慕已久的话。张、方二人是故交，他们很多年前就认识，算是熟知，我和友彬是“新人”。方老师儒雅风趣，是那种一见面就愿意亲近的人。他到紫阳自己带车，给他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，灵气十足，见了我们热情招呼，张老师说，小伙子有前途。方英文老师说，我就喜欢带有前途的人，司机闻言嗤地一笑，竟有几分赧颜。吃过早餐，张老师提议先去神峰山，那里可以一览紫阳城全貌。到了山顶，车停在路边，山上的空气清爽，林子里雀鸟啁啾，两位老师兴致很高，说说笑笑，指指点点，很是惬意。在山上留了影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便驱车下山，张老师特别邀请方老师去文化馆坐坐，方慨然应允。一行人徒步穿过东门口，踩着青幽幽的石梯，就那么一会左一会右、一会曲一会直，穿行在宛若迷宫般的石巷中。张老师说，那年贾平凹先生来紫阳走的就是这条巷子，呵呵，也是我引的路……进入文化馆宁静清幽的院子，张老师把我们带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画室，他一边沏茶一边对方老师说，您这位大名人来紫阳一趟不容易，总得给我们留点念想吧，赐几幅墨宝如何？方老师推辞说，走得急，没带印章。张老师说，那有啥关系嘛，只要是您的字，盖不盖印章无所谓。说着话，毛笔已递到了方老师的面前，方老师站起身，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腕，说，盛情难却，那我就只好献丑了。第一幅是赠张老师的：

一过秦岭秀成峦，红雉飞隐楚树间。白云去留随天意，青山起伏因地缘。我来旧景翻新貌，君倚老壶醉小轩。有女如花夕阳里，夜月邀上汉江船。

戊子年，由西安入安康途中，手机诗。今游紫阳重录，呈张宣强先生教正。己丑八月十五，方英文。

随后，给我和友彬各写一幅“绿杨红藕”“书生风雅”。下午，我与友彬临时有事，宣强老师独自陪方老师游玩茶山，照片传来，两人都很愉悦。傍晚，吃过饭后，宣强老师、我和友彬，邀方老师去广场溜达。那时，广场建成不久，煞是热闹，而刚刚兴起的广场舞更是紫阳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华灯初上，微风送来阵阵金桂的馨香，一队女子伴着音乐的节拍，伸肢扭腰，姿态曼妙。宣强老师对一旁的方老师说：

“瞧，咱紫阳女子的身段多养眼！”

方老师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说：“腰好……”

……

翌日清晨，方老师驱车回汉阴。过了一段日子，报上便登了方老师的一篇文章《紫阳腰》。碰到宣强老师，我说，又是一篇难得的佳构啊！张老师说，佳构都让别人写了！我说，你也不错，歌都唱出陕南了，不是日本人也读你的诗吗！他嘿嘿笑起来，竟有几分得意。

四

2016年3月，宣强老师家庭变故。3个月后的某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，那一刻，我几乎认不出他了：原先一头浓密茂盛的黑发全部灰白，此时的他，眼窝深陷，颧骨高凸，脊背明显佝偻，走路颤颤巍巍……那一天我们谈了许久，他的声音嘶哑，显然还没有从丧子的悲痛中摆脱，那种曾经柔和、亲切、自信的眼神，竟然透出游弋、落寞甚至还有几分无助的哀愁……他说，这几个月差点没有挺过来，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残酷的事实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痛惜归痛惜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往前走……

后来，因为行动不便，他来我办公室相对少了，我有时也会打电话给他，问问他的身体，他说，还好，每天早晨在楼下院子转十圈，只是上坡下坎力不从心了……2021年，我在撰写（与人合作）紫阳地方文化研究专著《紫阳民歌剧》时，曾与他有过几次面谈，我说，紫阳民歌剧还处在一个发展、规范的阶段，它一直没有相对稳定的戏曲程式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，没有程式，就很难走远……宣强老师说，民歌是根，民歌剧是果，没有根哪来的果？新民歌创作要接地气，要与剧情形成一种血肉关系。当然，形式还是要慢慢固定下来，那些老剧种几百年了，它们都有一个模式，模式就是边界，不能随意突破。但内容可以不断翻新，比如古老的民歌曲调，我们可以借鉴、改造，新民歌的“新”绝不是抛弃前人的东西，而是继承中的“新”……他说，他的很多感悟，都写在了那本随笔集《唱歌的土地》里了，如果时间允许，很想将几十年创作的新民歌歌词汇编出版……

2020年夏，宣强老师的诗歌集《山水味道》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，这是从他创作和发表的千余首诗歌中精挑细选出来的。在序言中，我曾这样写道：“宣强老师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声音：很美妙，很动情，也很传神。这些诗被汉水浸淫，被巴山滋养，氤氲着民歌的气息，飘逸着汉调二黄的音韵，因此，它们给人的感觉是水灵灵的，晶莹剔透中闪烁着太阳的光辉。”青年作家犁航在他的评论《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辉映下的民间赞歌》一文中，全面解读了宣强老师的诗歌思想和艺术特色，他写道：“张宣强的诗歌，以礼赞家园为情感基点，融入了传统文化和民歌元素，给诗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，记忆了那个特定文学时期的诗歌审美内涵，在当代诗歌天空中点亮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盏星火。”

关于宣强老师的身份定位，有人称其为作家、诗人，也有人冠以资深词作者、剧作家、地方文化研究专家等，似乎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认知，这其实并不奇怪，作为家乡一个土生土长的文化工作者，他首先必须服务于紫阳的文化事业，他必须热切地关注和融到身边的生活中，并成为其中一个角色，因此，他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作家、诗人、词作者、剧作家，为了紫阳的文化事业，他的创作方向可以随时更改，写什么，怎么写，一切皆取决于时代所需，群众所好，故土所托。一辈子的坚守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，一棵挺拔、伟岸，上面结满了五色之果的文化大树。他为我们创作、改造了130余首新民歌，其中10余首成为歌中典范，至今传唱不衰……

星星划过紫阳的夜空，但那束光却留了下来。它的璀璨不会消失，永远不会！记住张宣强吧，一个卓然不凡的名字！

文化纵横

文学是一场孤独的远行

石昌林

散文集《时光深处的温暖》获得第四届“丝路散文奖”优秀作品奖纯属偶然，也是一个意外，是众多文友帮扶，是组委会评委老师们给予厚爱的结果。诚惶诚恐受之，深感压力巨大。拙著是一名肾移植术后病人的内心独白，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去温暖病榻上所有的病人。全书是用散文的架构，以小说的笔触，用讲故事的方式，诠释了生命坚守、健康尊严与亲情友情的守望相助，是一部现实主义刻骨铭心的励志与大爱交织的作品。

“我不孤独时，属于人群。当我孤独时，我与世界彼此独立……孤独是一个作家终身的修养，我希望我的文字孤独而狂野，而我逍遥在人世。”著名作家、第四届“丝路散文奖”最佳作品奖获奖作家刘亮程先生在他的获奖感言中，如是说道。我深以为然，并感觉大作家的感触透彻心肺，直抵人心。

我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说，人要学会享受孤独！期望她在远离亲人的孤独中学会思考，努力充实自己，不断茁壮成长，欣然享受孤独中扬起奋进生活的风帆。这是我在文学创作和生命道路上的一点体会。在文学创作时是孤独的，孤独使我头脑异常清醒，孤独让文字更接近内心的真实。

不孤独时，我属于人群。在人群中，接地气的写作素材得以积累，叩问心弦的创作灵感能够激发。这应该是纪实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。卯兔深秋，我受邀与一众文友穿行宁陕子午道。车辆行驶在旬阳坝至太山村之间的月太公路上，越腰竹岭，经营盘，过胭脂坝，沿途所见，奇峰幽谷，层林尽染，风景美不胜收。这时不知是谁脱口说出：“好一个千里江山，风景如画！”我一时也心潮澎湃，难以自已，沉醉其中。彼时，我想自己眼前所展现的江山，一定就是王希孟在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时所面对的山水。过后，拙作《行走宁陕子午道》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所见：“红有大红、嫣红、浅红……黄有深黄、淡黄、土黄……绿有深绿、淡绿、草绿……各种各样的颜料色彩混合在一起，尽力泼洒出去。泼他个风起云涌，泼他个波涛滚滚，泼他个千里江山，泼他个万山红遍，泼他个美人陶醉……醉在其中，忘乎所以。”

当我孤独时，我与世界彼此独立。世界纷繁而喧嚣，就像一场狂欢者的盛宴。所有人都在争抢着大声倾诉，极力展示自己。没有人顾得上思考，没有人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当然更没有人愿意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……

好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孤独的产物。孤独是要人耐得住寂寞，忍受得了冷落，不被物质世界所束缚，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，专注于内心的思考和感受。孤独产生思想，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从思想出发的。文学作品中的思想，就好比人之灵魂。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思想的，是用作者的思想去触碰读者的灵魂，实现读者与作者灵魂深处的对话。

孤独是思想的独立。一个人孤独的时候，更容易深入思考和探索，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感受，不再被外界的看法所干扰。病中的我是孤独无援的。孤独让我有充裕时间去读书与思考，获取写作上的灵感。我在《读书之旅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原来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，曾经出现过那么多勇武神奇的人物，发生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。我抬头仰望璀璨的星空，仿佛看见了一条历史的浩荡长河，正从远古而来，汹涌澎湃，波澜壮阔。我不由得萌生了要溯游而上，追寻源头的冲动——我有了强烈的读书欲望。”在《病中读书记》里这样写道：“我为牺牲了的刘和珍君恸哭、为牺牲了的杨德群君恸哭，为还在医院里呻吟挣扎的张静淑君恸哭，我为这个太多悲情的民族恸哭……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，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，每到危难时刻总有这样一群‘殉道者’，他们挺身而出，他们迎难而上。她们构筑了这个民族的脊梁，她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。他们为了追求真理，甘愿抛头颅、洒热血。他们是中华民族血液里的钙质。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些铮铮铁骨，才会生生不息，屹立不倒。”

苦难是孕育作家的摇篮。苦难锻炼了人的意志力以及能力，这是一个作家成功的主要能力。苦难中的人如果拥有梦想，那么当苦难与梦想碰撞，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。因突发的疾病丧失了视觉和听觉的美国现代女作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海伦·凯勒曾说：“即使世界对你关闭了一扇门，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如果我们经常盯着那扇关掉的门，就会对新开启的窗熟视无睹。”黑暗使人更加珍惜光明，孤独使人的感官更加敏锐。孤独的人懂得静心观察着周围世界，感知大自然微妙的声音，聆听自己的灵魂在时空尽头的诉说。

“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：活下去！”这是《时光深处的温暖》里的一篇散文“生命的拥抱”里的文字。那是我一人租住在西安一家医院附近的一处民居阁楼里，翘首期待匹配肾源换肾的日子。动辄大小便失禁，动不动就晕厥跌倒，不省人事。等待如黑夜漫无边际，孤独如鬼魅如影随形，人的精神几近崩溃。“当我睁开眼睛，眼前空旷而高远。我从远古坠落，大地无比温柔。”这是我在房间里晕厥倒地后睁眼醒来的第一感受。作家、西安市作协副主席王洁在阅读到此作时，曾泣不成声：“我再一次睁开眼睛，看见黎明的曙光透过窗户，映照在房间里的时候。我无比激动！无限感恩！新的一天开始了。眼前这明亮、这温暖、这让人无限憧憬的光芒，竟以这样平静的姿态悄然而至。我打开窗户，金色阳光瞬间将我包围。那是我人生当中感受到的最隆重、最温暖的拥抱。”她评价说，这些铭肌镂骨的文字若没有生活的磨难断然不可能产生，是作者与病魔斗争的精神力量，是来自作者灵魂深处的声音，扣人心弦，感人至深。

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哲学。而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。有人说，人生无非就是一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既然人从出生的那天开始，就在一步步走向死亡。那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？英国作家毛姆曾在《人性的枷锁》中说：“人生没有意义！无论成功或失败，杰出或平凡，通通没有意义。然而，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人生便又有了意义——你赋予他什么意义，他就有什么意义。这个意义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一个过程，一个不断追寻和探索的过程——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，通过自我探索和努力，最终达到自我实现和自由的状态”

宇宙浩瀚无垠，孤独汹涌而至。谁是生活的不幸儿，谁就是文学的宁馨儿。一位有良知有操守的作家，应该立足于自己身处的现实，少粉饰，多真实，力所能及地写出生活的美好与内心的孤寂。更多的时间深入生活，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。用手中的笔，去还原那些真实的人性，抒写这个时代的真实，写出无愧时代的华章。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、触动读者心灵的优秀文艺作品。个人觉得，这样的孤独不仅值得，而且有意义。

安澜楼夜话

碗中日月长

赖家斌

“一碗复一碗，尽啜祛忧烦。”碗，是盛装食物的日常餐具，与我们的生活朝夕相伴。碗的烧制和应用有着悠久历史，其造型多样、色彩斑斓、手感清凉细滑，便于洗涤，经久耐用，深受国人喜爱。千百年来，它陪伴人们的一日三餐，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器皿，见证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变迁。

最早的碗，主要是用泥质陶制成的，《礼记·礼运》中说，太古时代“燔黍捭豚，污尊而抔饮。”意为当时用手撕开小猪和黍粒一起烧烤，在地上挖个小坑储水，用手捧着喝。中国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瓷碗，这些碗基本没有纹饰，表面更加光滑。

唐宋时期是中国碗发展的成熟期，碗的形状和装饰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胎质更加细腻，釉色更加纯净，烧成了青花瓷碗、粉彩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碗。宋代出现了多种形状和装饰的瓷碗，器型优美，纹饰简洁，釉色均匀光润，“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”五大名窑把瓷器生产推向顶峰。元末至清代，青花瓷碗盛行，同时在品类上出现了粉彩、五彩、斗彩、珐琅彩、黄釉等各种颜色釉瓷碗。

随着制瓷工艺的改善以及人们审美和实用要求的提高，碗的形状、纹饰、质量也越来越精巧，使用分工也越来越具体多样。材质上有石、木、陶、瓷、铜、铁、锡、金、银、玉、翡翠等，形制上有碗、盘、碟、盏、盒等，装饰图案有海水江崖、花卉草虫、人物故事、诗文书画等，不断变化的只有质料、工艺水平，不变的是碗质朴敦实、恒久绵长、热爱生活、不择贫富的品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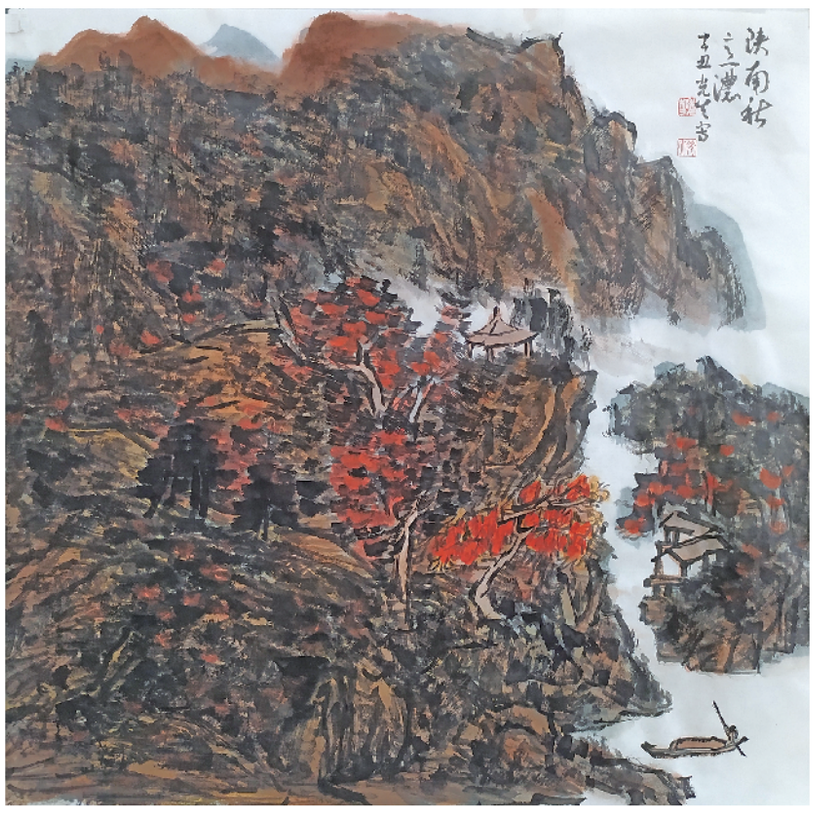
明清时期，以黄色为尊，清代《国朝宫史》记载，单色黄釉瓷器只有皇帝、皇后和皇太后才可以使用，是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，其中，里外黄釉又带龙纹的碗，只有皇帝本人才可以使用。

碗的大家族中，还诞生了一个特殊品种——“洋瓷碗”。“洋瓷”还有个名字就是搪瓷。搪瓷的制作流程是在金属表面涂抹覆盖一层或几层瓷釉，通过烧成，两者发生物理化学反应而牢固结合的一种复合材料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搪瓷面盆、口杯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得到重点发展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搪瓷更是风靡全国，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印着牡丹图案的“洋瓷碗”、茶杯、菜盘、大脸盆子等，可见当时，搪瓷在我国的市场有多大，上至领导，下到平民百姓，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。

悠悠世间事，碗中日月长。“淙淙曲注结轻冰，瓷椀筠垆此恰应。怪底茶烟寒不起，远山微削玉崚增。”在乾隆帝眼中，冬日里山河宁静，生活闲适舒坦。“玉碗冰寒滴露华，粉融香雪透轻纱。晚来融面胜荷花。”在宋代词人晏殊笔下，碗边凝聚的水珠若露华欲滴，将夏日仕女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“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”唐代诗人杜甫对瓷碗的热爱和赞美溢于言表，急切的心情让人怜悯。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羞直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”在李白遭受谗毁被排挤出长安时，碗里盛满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和愤懑。

手捧只碗，感慨万千。吉祥、淳朴、信仰……人们把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所有追求浓缩在了这一掌圆径之内，每个碗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在古时，碗被视为吉祥物，常被用作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，寓意着团圆和美满。在艺术家笔下，碗经常被用来象征着和平、和谐与纯净。在寻常人家，碗不仅有实用价值，更有着情感价值，它承载着我们无数的回忆和情感，见证着我们的成长历程。一只古朴的碗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，让人感受到岁月的痕迹，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。

碗中之味，人生之趣。碗身饱满圆润，容纳着无尽的温暖与关爱，圆盘浅浅，盛满生活的色彩，它既能装得下山珍海味，又能盛得下粗茶淡饭，既能装得下香醇的美酒，也能盛得下苦涩的滋味。色彩斑斓的碗，它盛装着对美食的热爱，对生活的热情，正如一位无声的守护者，默默陪伴着我们的生活，精美的青花瓷绘，宛如一幅传统中国画，让每一餐都成为美好的享受，让您在品尝美食的同时，也能品味风情。把美食装进碗里，把幸福种在心底，愿我们的生活如这碗中的美食般丰富多彩，每一份滋味都让人回味无穷。



陕南秋（中国画） 樊光矢 作